大家都去，你不一定要去

王栋生

随想随说

访问某校，离开时，有个学生追上来，说有问题想请教。该生自述，进高中一年了，经常感到苦闷，“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”。他说，进高中后想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，想读些从小就一直想读的小说，可是同学视为异类；想选感兴趣的课程，但学校不开设，周围同学几乎都报名参加学科竞赛辅导。于是他犹豫了，感到孤独，他为自己的不得不“从众”感到悲伤。

我们的谈话就从这个“从众”开始。老辈人往往认为“随大流”未必会吃亏。比如，上饭馆，不知选哪家，有些饭馆价格并不便宜，却门庭若市，得排队，而有些饭馆价格公道，却门可罗雀，人们为什么宁可排队去凑热闹呢？有高人指点：中国人爱吃也会吃，他们最对得起自己的舌头，因而如果既想“好吃”又缺乏选择力，则从众，哪里人多往哪里去。——但这仅仅是说“舌尖上的口福”，移用在读书学习，未必妥当。读书学习是为未来的生活，为一辈子要做的事打底子，这不同于一顿饭的作用；学习要凭志趣，要有毅力，作出自己的选择，付必须付的代价。中学时代，要尽可能多思考，轻易不随大流，哪怕多一点困难，添几分孤独，能守一步就少退一步。这个年龄开始“从众”，以后便很容易丢弃自我。拥挤的地方往往没有风景，只有人潮；一窝蜂排队抢购到的商品，往往不过是便宜货大路货。一哄而起的事，必将一哄而散。

看着这位彷徨的学生，我知道自己的劝说可能没什么用，即使他认为我的话有道理，但是一转身他就得回到人潮之中，身不由己，命运注定他们要走一段时间的弯路，况且一傅众咻，他哪里敢“独”呢？他有能力或异禀在霾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吗？然而我坚信，人生走过一段弯路，从此便会珍惜自己的思考。待到一定的年月，才能体会灯火阑珊处的情致与独处的意趣，青年意气风发，有好奇心，但他爬上高处坐一会儿，终究要走回来的。

这位高中生说他读过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很向往。我说，你未必真的需要在一个湖边隐居两年，你的心里可以有一片湖；如果你的心静下来了，哪怕面对一杯茶，也可以感悟幸福，只要你还能保持自己的一点思考。

和这位学生分手后，长时间不能平静。对中国的青少年来说，现今的教育，可供选择的成长路径太少了；绝大多数青少年无法摆脱考试制度的约束，无法保持学习的兴趣，没有机会去尝试不同选择，不敢挑战自我，这些，也就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有可能是平庸的。

只不过想读几本与升学考试无关的书，也得看老师和家长的脸色；只不过对某件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，就被老师学生视为异端；只不过质疑“集体活动”的必要性，就被批评帮助、“做思想工作”……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幻想而从众，让自己“达标”，成为学校“合格”的毕业生，“让母校为我自豪”，然后到了老年时，去“反思”，——那时，他可以“独自”了。问一位过去的学生：“当年你在学校有没有不得不随大流的痛苦？”回答说：“当时经常很矛盾，后来习惯了，也无所谓了；我们那个环境，很难做到我行我素。”——他说的那个“习惯了”，让我不寒而栗。

每天，看着匆匆从身边走过的小学生和中学生，我都会想，他有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？他还有没有“自己想做的事”？他的老师和家长有没有注意到他的“不由自主”？能不能不要逼他写那些言不由衷的作文，直接让他们说说自己的苦恼以及对教育的期望。孩子从小能直言，才有可能塑造真正的创造人格。

新女性炒股自杀案

邢建榕

海上金融

席上珍是一名新女性，女白领，在上海新式报纸《商报》馆做书记，也就是秘书。1922年9月，年仅24岁的席上珍，因为买股票纠葛，造成巨额资产损失，愤而自杀。

席家系苏州洞庭东山望族，这位席小姐毕业于上海有名的城东女校，业余又在英文补习班进修。她喜欢读书，写过小说，英文流利，而且穿着打扮颇有品位，坐办公室，在当年算是文化程度很高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。在股票买卖狂热下，报馆经理汤节之开设了一家信托公司，帮人委托理财，席上珍向亲戚朋友挪借了5000元（按实际购买力计算，约为现今的50万元），交给汤购买股票，自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。

不久“信交风潮”袭来，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闭，席上珍不仅颗粒无收，连一纸股票的凭证也没有拿到。席虽说是一名白领，月薪并不高，仅20元，这5000元的钱款，大部分是母亲的积蓄，其他都是东借西凑而来，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
据亲友说，席上珍曾多次向汤节之催要钱款，但汤说：“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钱放在我处，有何不放心耶。——你嫁了我吧。”因为讨不回钱，无法向亲友交代，且又受了汤节之的羞辱，席上珍两次在报馆内喝药自杀，两次都被人救了过来。

1922年9月9日晚上，席上珍没有按时下班，她等到众人散去，独自进入汤节之的办公室，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，这一次，等到有人发觉她自杀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她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她的冤屈，也反映了她的绝望。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，新女性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，她们的敏感、刚强和名誉感，成为她们迈不过的坎，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，而经济上的顿挫，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因素。

席上珍自杀后，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汤节之的卑劣行径，多认为是汤拒不返款导致席的自杀。陈望道先生也写了《席上珍女士在商报馆里吊死事件》，对席的自杀表示同情。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汤节之，则公开发表声明，称他早已将所购股票凭证交予席上珍，至于股票惨跌所造成的损失，与他无关云云。

经济纠葛引发的案件，一旦条件具备，马上发酵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。媒体报道连篇累牍，市民百姓街谈巷议，一直到第二年才渐告平息。

早期入职报馆的女性不多，炒股的女性更少，而且炒股自杀，在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，很容易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。加上她与报馆经理的是非缠斗，一点办公室的暧昧，她的死也与后来的阮玲玉、筱丹桂一样，具有一定的“娱乐性”，人们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，也不乏观赏一场精彩好戏的黯淡心理。

民国时期，女明星阮玲玉因为“人言可畏”自杀，越剧红伶筱丹桂也因为“做人难、难做人”自杀。她们的死，在当时都引起轰动，说得难听一点，社会造就明星，就是用来娱乐和消费的，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有娱乐价值，何况非正常死亡呢，所以她们的死，也被看客们视作最后一次买单，一定要物有所值，爆炒到底。

席上珍自杀事件很快演变为一场各方势力博弈的游戏。汤节之系广东人，在上海很有名望，是沪上的粤商领袖，他为报纸聘请的主笔，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“文胆”的陈布雷。粤商与其他商人团体为争夺商业利益，向来存在矛盾冲突，此刻被社会媒体舆论曝光其负面新闻，其他商业势力焉能不暗中窃喜？席上珍死后，洞庭东山同乡会立即出面为她伸冤，谴责汤节之的道德败坏。

随着社会各方势力的介入，事情的发展愈益社会化、扩大化。粤商和汤节之虽然竭尽全力进行辩护，终于抵不过社会舆论如潮般的攻讦。法院判处汤节之有期徒刑三年（未执行）。此后有传言汤将“异地为官”，因为名声已坏，被人告发而作罢，遂销声匿迹，不复再起。

云遮雾障古城址

张明华

古城，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，故乡就是一座方形的古城，虽然童年所见早已是断壁残垣，但从小就在水门的石阶旁钓鱼，在城门的拱券下纳凉，在城墙的凹凸中躲猫猫……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和留恋。

云遮雾障的古城址，不是故乡的那一座，也不是北京、西安、平遥那些齿形堞墙高大的名城，而是早已湮灭地下数千年，而且很可能就在你脚下却全然不知的远古城池。它们只有在专业的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考察、勘探、研究下才能得以发现与认可。这种发现与认可不是一般的有趣猎奇和珍宝璀璨的呈现，而是在历史进程研究中不显山露水却举足轻重的遗迹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，是国家文明开始的标志。中国学者研究发现：“‘文明’一词是英语Civilization的译语，而该英文词汇的语源，则是拉丁语Civilisatio意为‘城市化’。Civilisatio与Civitas（城邦、国家）一样，又都是由拉丁语Civis（市民）派生出来的。因此，文明的原意就与城市和国家有关。”前不久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》上，浙江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被冠以“寻找消失的文明”而入选《世界十大重大田野考古发现》，可见这种遗迹的发现该有多么地重要。

良渚古城是2007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首次发现，位于浙江省余杭区的良渚、瓶窑镇附近，距今5300–4000年，是目前所发现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，有“中华第一城”美誉。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，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。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，石基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，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。不过，这些数据大都依靠局部探掘和调查工作所取得的，因此，尽管有关方面已经有了良渚古城的定论，但质疑声从未间断。认为良渚人选择在一大片沼泽地中建城不可理喻，“城墙”地基宽40—60米（最宽100米），6.6公里的周长，即使按六七米高度计算，其惊人的工程量良渚先民不可能承受，“墙基”铺满人工开凿的大石块，出现在金属工具没有发明的四五千年前，实在难以想象，林林总总还有不少。

我从事田野考古三四十年，深知这门专业特别是遗迹类清理工作之艰辛之繁难，它没有出土文物那样具备容易辨识的面貌特征，往往一层土色的微妙变化、一个扰乱坑出现的及时发现或正确处置与否等等的细节，都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结论的准确性。因此，这类新发现最容易受到质疑。其实，质疑并不可怕，考古本来就是将考察获得的遗迹遗物，结合文献资料逻辑推理的一个探索过程。如果老祖宗面面俱到明白无误地将什么东西都给你保留了下来（当然不现实），那还要我们考古干什么。

良渚古城的认证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发现、解释的迹象、疑点还有很多。我们相信随着雷达、遥感考古等先进技术的介入，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，直面质疑，从客观科学的角度出发，继续深入，获取更多的田野资料，理顺并充实关键的论据，良渚古城的真实面目终将大白于天下。

紫色的肖像 （油画） 喻 红

荷塘月色

张明旸

过了中秋到北京，心里惦记着荷塘，抬头又见月亮，此时追随而至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去清华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街，本不是要道，两旁又是高树参天，到了夜里更是宁静，望去不见人影，黑魆魆的浓密的树遮蔽着民宅，连灯光也没几点，只闻树叶作响。这条黑静的街长得让人怀疑尽头是清华，还是一座城堡。

摸黑找到一处荷塘，四周却很开阔，新砌的亭榭，全然不像文中之境。遂一路寻去，沿着小径向黑暗深处走去，高大的杨柳透过昏暗的路灯，在地上投下参差的黑影，颇有几分意趣了。

荷塘就这样出现在眼前。

不十分大的池塘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荷叶，虽已无荷花，荷叶也有些破败了，却依然密密匝匝地遮着水流。四周远远近近的都是树，在荷叶上影影绰绰着，天低树高，树倒像是远山似的。不知这方荷塘是否就是先生的荷塘，照着情景朗诵了遍旧文，虽不十分像，倒也罢了，只是杨柳都长高好些了。

今晚的月色很好，此处也是赏月佳处，赶上这样的满月衬着，愈发像了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这件算是难得的十之一二吧。天是一色的轻黑，微微泛着淡紫，往下的树是一色的浓黑。夜空中的朗润的圆月透着红黄的光，或一览无余地高悬，或夹杂在树缝间，浑然一幅写意山水画。四下里并无梵婀玲上的名曲，只有蟋蟀奏鸣。风过处，荷香借着一脉水汽氤氲。在残荷底下的水面上，有一个虚幻的月，比起天上的月要来的柔和，不时被水波打破，又即重圆。不知先生所见是怎样的光景。同一方荷塘，同一轮明月，相隔了80多年，只因一纸文章。虽先生所想必不同于我，但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的感受却相通。还是不想罢，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，和天地之间独处的疏离。

夜更深了，寒意四起，气凉如水。不觉月已沉，便起身去了。

从西班牙启程

陆 泱

伊比利亚半岛明珠巴塞罗那、大学古城萨拉曼卡、神秘古都托莱多……来到西班牙后利用假期，我已走了不少城市，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，我也渐渐爱上了这个神奇美丽的国家。

今年初，经过20多小时飞行，我带着60多公斤重的行李，操着仅4个月基础的西班牙语，踏上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。不知不觉来西班牙已大半年了，我享受着这里的一切，优美的风景，美味的食物，浓厚的文化气息。刚来西班牙，为了打好西语基础，我在萨拉曼卡每天上五小时的语言课程。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。萨拉曼卡是座闻名的大学古城，狭窄的老街，金黄色的石材建筑，精美的古迹，以及来自全球学习西语的学生，使该城充满着勃勃朝气与国际化的氛围。

当初在书店无意间翻到的一本西语读物《Lazarillo de Tormes》（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），让我首次了解到了这座城市。除了故乡上海，还没有一座城市让我的脚步停留那么长时间。来这儿学习西语的学生通常不会待很久，我身边的同学换过一批又一批，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的都有，有一段时间，整个班级只有我一个亚洲面孔。语言课程学的不仅仅是语言，不断的西语表达和发表见解，同样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，有时几位外国同学会约我去咖啡店或酒吧聊天，大家都用西语交流而不是各自本国的语言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西语表达与交流能力提高了很多。

下课后，我喜欢躺在托尔梅斯河畔，边晒太阳边放空自己。偶尔也会遇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比基尼美女，令昏昏欲睡的午后增添几许艳光。晚上有时也会去酒吧看球或和同学聊天。萨拉曼卡是个不眠之城，许多酒吧都有百年历史和不小的名气，这些地方也是欧美学生们的最爱。在有些热闹的酒吧可以跳舞，当然也不会缺少动感的现场音乐和迷人的跳舞女郎。西班牙人很热情，能喝酒，会侃大山，酒吧就是个西语角，是个练口语的好地方，也能交到不少朋友。萨拉曼卡是一座令人迷恋的城市，她没有大城市的喧嚣，又有着小城市的活力，古朴的建筑，独特的文化底蕴，使这座古城不显丝毫浮华。而我在这里遇到的老师，同学，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及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，更让我难忘。一座城市令你难忘，不是因为那里有你深爱的人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一去不返的青春。结束语言学习后，暑假里，我从萨拉曼卡搬到了马德里，准备迎接我的大学生活。

一个人出国之后，不止一次质疑过自己。租房、买菜、烧饭、搬家、跑警局、去市政府厅办居留手续……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独立的生活。不知不觉中秋节到了，但是如同年初春节来临一样，我的身边没有亲人陪伴。已经大半年没见到父母了，也不知何时能再与他们相聚。在异国他乡的青春注定充满漂泊，内心也时常会感到孤寂。但习惯了拥挤之后，静下心来享受独处的充实，我的内心开始变得坚强，不再有所畏惧，不再患得患失。青春永远都不会缺少血、泪和汗水，再艰难的日子也有过去的一天，现在只有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希望将来回首这段时光，会庆幸没有蹉跎。

十日谈

萍踪杂记

意大利中世纪古镇卡尔卡塔只有四十户居民却闻名天下。